

银杏树下

肖复兴

姻是一件很遥远的事,不知不觉它却悄悄向我走来。少女时代总是显得那么美丽而短暂……”她说得有些伤感。我向她祝福的同时,真诚地告诉她:青春不是一棵常青树,该好好珍惜,不要像我们这一代的青春,只剩下一个痛苦回忆的象征。23岁的姑娘,到结婚的年纪了。

记得是那样的清楚,就在她这封信寄来不几天,她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,说忘记在信里告诉我,今年是闰八月,江南的桂花到现在还没开,这封信里没法给您寄去,等桂花一开,我马上给您寄去!她还想着她的桂花呢,她真的还是个孩子,只有孩子,才会保留着这样透明的心绪。

大概是结婚之后,她不

再在信中给我寄桂花了。或许,那时她才真正长大了。

2014年的晚秋,她出差来北京,忙里偷闲,到家里来看望,还带来一瓶自家门前树上桂花做的糖桂花。她当天晚上就要乘火车回常熟。已近黄昏时分,时间有些紧,但我很想尽地主之谊,便带她到离我家很近的天坛看看。她很高兴,说她还没到过天坛呢!

天坛里,银杏树正值金黄的最佳时节。我带她来到皇乾殿后,那里的两排银杏树,满树金黄的叶子,在落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逆光中,她脸庞清秀的轮廓,被镀得金黄。

那一年,她四十出头,人到中年,正如歌中所唱,青春真的像小鸟般一去不返。当年,每到秋天,她家门前的桂

花树开花时,她总会将桂花夹在信里寄给我——那小儿科般的举动,如今也如飞鸟般消逝在时光里。

站在一派金黄的银杏树下,看着她仰着头看风中摇曳的银杏树叶,不知道她是否想起了当年夹在信里的桂花?我是想起了。心里在想,从桂花到银杏,一个孩子走完了青春的道路。人生很短,青春更短。

我只见过小雯这一面。一眨眼的工夫,11年过去了。

秋天又到了。她家门前的桂花又开了。天坛的银杏又黄了。

走到皇乾殿后那两排金黄的银杏树下,忽然想起小雯。算算,她今年应该五十三四岁了。日子过得这样快!

想起放翁的一句诗:人间万事消磨尽,只有清香似旧时。清香似旧时的,只有青春时夹在信里的桂花,一年年的花,和那一封封的信,还有连同11年前晚秋黄昏天坛银杏树在内那些美好的回忆。

中国古代常有出家人擅长写诗,他们本应以念经拜佛为要务,却常被称为“诗僧”。著名的诗僧不仅大书其诗,还能够开宗立派,这里试略举“寒山体”的创始人寒山和“牛山体”的祖师志明来谈一谈。

唐朝的寒山生平不详,只知道他并未正式出家,其后半生笃信佛教,隐姓埋名地隐居台州翠屏山的寒岩,与国清寺僧僧僧交往甚密;其诗作多阐发佛理,故后世常以“诗僧”称之。寒山的诗今存三百余首,皆无标题(今人予以编号),近乎打油诗,试举出几首来看:

登陟寒山道,寒山路不穷。溪长石磊磊,涧阔草濛濛。苔滑非关雨,松鸣不假风。谁能超世累,共坐白云中。(28)

贪人好聚财,恰如枭爱子。子大而食母,财多还害己。散之即福生,聚之即祸起。无财亦无祸,鼓翼青云里。(86)

我见世间人,茫茫走路尘。不知此中事,将何为去津。荣华能几日,眷属片时亲。纵有千斤金,不如林下贫。(172)

其诗作以“富贵荣华皆为梦幻泡影”为核心理念,通过“四大皆空”的智慧劝人破除对“世累”的执迷。这些五言古诗如布道文书般通俗易懂,故能产生广泛影响。

开创“牛山体”的是明朝牛首山上标新立异的和尚志明,生平不详,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且不载其人。志明的诗凡四十首,都是七绝,立言出格。原集失传,试从后人的引述中举出两首来看一看:

信心妈妈上山游,一句弥陀一个头。磕到山门开钞袋,纸钱买罢买香油。

秦时寺院汉时墙,破破衣衫破破床。感激开坛新长老,常将语录赐糊墙。

志明和尚写诗全然不讲佛教教义,竟大有玩世不恭的意味。后来特别欣赏“牛山体”的有两大名人:前者周作人,后有聂绀弩。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作《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》(即《五十自寿诗》),一时名声大噪;聂绀弩在上世纪中叶著《马山集》,后引起广泛关注并有影印本面世。二公的大作皆为诗坛的异数,极具研究价值,因其为文学接受史提供了难得的考察材料。

『寒山体』与『牛山体』

顾农



你把时间花在哪,你就是什么样的人。

朱森林

时间

百草园



燕子:穿越时空诵呢喃

王兆贵

能传达春讯的候鸟很多,唯有燕子与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。燕子也怕人,却能飞入厅堂,宿檐栖梁,与人和睦共处。人们看到燕子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从古至今,咏燕诗文不知有多少。历数以燕为譬的古诗词,唐代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,名气似乎更大一些: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这首七绝,含蓄深沉,余味隽永,文学价值极高,但在时间概念上,却有一个常识性错误。东晋王谢世家距离刘禹锡生活的时代,长达三个多世纪。鸟类科学常识告诉我们,燕子的平均寿命为11年左右。因此,刘禹锡看

到的不可能是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。诚然,文学创作允许展开联想的翅膀,但在“王谢堂前”冠以旧时,这只燕子就只能是穿越时空而来了。

穿越时空而来的燕子,自古就被人类所钟爱、所赞美。它们从诗经里飞来:“天命玄鸟,降而生商”,身为天使的燕子落下来时,商朝诞生了。“燕燕于飞,差池其羽。之子于归,远送于野”,姑娘就要出嫁了,飞来飞去

的燕子,是看热闹来的,还是送行来的?它们从楚辞里飞来:“玄鸟兮辞归,飞翔兮灵丘”,燕子辞别归去,径向灵丘飞翔,王褒的心绪,也像燕子一样,飞回到屈原生前那个萧瑟的秋天。“燕翩翩其辞归兮,蝉

寂寞而无声”,浓浓的秋意,映衬着宋玉孤寂而又悲凉的情怀。

它们从乐府里飞来:“思为双飞燕,衔泥巢君屋”,是向往,也是期盼:我多想能像双飞双宿的燕子一样,在你屋里营建爱巢啊。“东飞伯劳西飞燕,黄姑织女时相见”,牛郎织女每年还能见一面,我们为何却总是劳燕分飞呢?

它们从唐诗里飞来: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”,江南初春的景象,在白居易笔下清新如许,宛若素描。“去岁辞巢别近邻,今来空讶草堂新。花开对语应相问,不是村中旧主人”,昔燕今归,茅屋翻新,是不是东家易人了呢?韦庄对燕子心思的猜度,颇有几分天真。

它们从宋词里飞来:“燕子来时新社,梨花落后清明。”变换的是时序,愉悦的是心境。“还相雕梁藻井,又软语商量不定。飘然快拂花

梢,翠尾分开红影。”亏梅溪想得出来,体察入微处,神态自灵动。

它们从元曲中飞来:“莺莺燕燕春春,花花柳柳真真,事事风风韵韵”,莺歌燕舞,花摇柳摆,乔吉的吟唱虽说嗲气,但却把春满人间的景象描绘得活灵活现。“残花酝酿蜂儿蜜,细雨调和燕子泥”,胡祇遹笔下的燕子勤快,懂得借助天时和泥垒窝。

它们从明清诗词里飞来:“唯有无情双燕子,舞东风”,明末词人陈子龙痛恨降清明臣,牵连得燕子也无节操。“花落意难堪,向泥中,着意衔”,问燕子,为何衔起落花?张渐回道,“携归画栋修花口”。难道这燕子也像黛玉似的爱美、惜春,不忍花瓣凋零,衔了去修补画栋上残缺的彩绘?

星期文库

文学意象系列之三

秋末冬初,寒意悄然而至。就在这样的时节里,我遇见了那些三叶草。花并不显眼,倒是那三片叶子格外引人注目——细细一根茎上,三枚心形叶片围成一圈,像极了一朵绿色的花。它们像是忘记了季节,依然保持着鲜嫩,每一片都水灵灵的,格外可爱。

它们总爱挨挨挤挤地长成一片,远看就像铺展在大地上的绿毯。公园里、小路边,四季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:春天嫩绿,夏天深绿,到了夏末,花儿老成毛茸茸的小球,叶子也染上墨色。可奇怪的是,入秋后它们反而重新焕发生机。凉风拂过,整片草叶轻轻摇曳,那葳蕤的姿态,似乎仰着头,与飘落的树叶窃窃私语。

它们从不为惊艳谁而开放,只是安安静静地绿着。偏偏是这份平常,深深打动了我。清晨的露珠悬在叶尖,傍晚的夕阳为它们镀上金边,日复一日,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里,温柔地陪伴着每一个路过的人。

这是一种让人心头一软的绿,万物凋零,火红的枫叶、金黄的银杏都在准备谢幕,它们的飘落

将天地渲染成金色,而三叶草却在这时挺身而出,用生命最后的力量,漾出青春般的绿意。它们不与百花争春,只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从容生长。这倒让人想起:人生何必总盯着远方?不如珍惜沿途的风景,与看风景时的心情。不迎合,不违心,怀着海一般的胸怀,带着微笑前行。心中常有快乐,眼中自有风景。

三叶草

宋尚明

如今,每天散步路过,我总会俯身,对三叶草问一声早安。这是万物萧疏时的绽放,繁华落尽时的坚守。看它们欢快摇曳,临危不惧,我便深深打动了我。清晨的露珠悬在叶尖,傍晚的夕阳为它们镀上金边,日复